

吟邊燕語留餘韻

林譯小說書、篇名一瞥

李 慶 國

錢玄同托名“王敬軒”在《文學革命之反響》（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一文中假借林紓的擁戴者之口稱，“林先生所譯小說，無慮百種，不特譯筆雅健，即所定書名，亦往往斟酌盡善盡美。如云吟邊燕語、云香鉤情眼，此可謂有句皆香，無字不豔”^{*1}。然後，再由劉半農撰文《覆王敬軒書》，針對上述說法逐一駁斥：“若《吟邊燕語》本來是部英國戲考，林先生於‘詩’、‘戲’兩項，尚未辨明，其知識實比‘不辨菽麥’高不了許多；而先生竟稱之曰‘所定書名，……斟酌盡善盡美’。先生如此擁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視先生有愧色矣！《香鉤情眼》，原書未為記者所見，所以不知道原名是什麼；然就情理上推測起來，這《香鉤情眼》，本來是刁劉氏的伎倆。外國小說雖然也有淫蕩的，恐怕還未必把這等肉麻字樣來做書名”^{*2}。這就是發生在五四文學革命中的那場有名的“雙簧戲”中的兩段台詞。前者並非真意讚賞林紓，而是故意為後者攻擊設置“罪名”。

文中提到的《吟邊燕語》原本為林紓和魏易於一九〇四年合譯的由英國散文家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 1775-1834)和他的姐姐瑪麗·蘭姆(Mary Lamb, 1764-1847)根據莎士比亞戲劇改寫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由於林紓將原著者直接標為“英國莎士比(今譯莎士比亞)著、林紓、魏易同譯”，未提蘭姆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因此被很多人誤認為林譯《吟邊燕語》是將莎士比亞的戲劇直接譯成小說了，並且，指責林紓竟然連詩和戲劇都分辨不清。關於這一對林紓誤解的來龍去脈已有樽本照雄先生考證在先^{*3}，故不綴蛇足。這裡，筆者僅就“雙簧戲”中引為話題的林譯小說的書、篇名做一下梳理和分析。

《吟邊燕語》一書的書名顯然並非直接譯自原書，而是林紓自擬的書名。“吟邊”一詞意為“詩中”或“作詩”。如宋代詩人戴復古的“吟邊萬象寫不得，上有風

流趙倚樓”(長沙呈趙東岩運使並簡幕中楊惟叔通判諸丈)、“吟邊想像參差綠,許我攜琴一到不?”(葉宗裔為令叔求竹山詩);宋末詩人張樞的“王建不能憐賈島,吟邊懷抱向誰平?”(瑞鶴仙)等,其中“吟邊”都可作“詩中”解。宋代詩人黃庚在吟邊一詩中寫到“落盡茶蘼燕未歸,小園寂寂掩柴扉。吟邊正苦無詩料,風遞楊花撲客衣”^{*4},這裡的“吟邊”應為“作詩”之意。此外,“吟邊”作為石榴的代名詞和酒名也偶有出現,但以“詩中”、“作詩”之意為多,在宋以後的詩詞中較為常見。“燕語”一詞有成語“燕語鶯啼”或稱“鶯啼燕語”、“鶯聲燕語”,還有“燕語呢喃”等,更為常見。林紓以“吟邊燕語”為書名,和《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中所收的二十篇故事的篇名^{*5}並無直接關係,因而,劉半農等人僅從書名來判斷難免生出望文生義之解。

林譯小說的書、篇名的確很有意思。據馬泰來《林紓翻譯作品全目》、俞久洪《林紓翻譯作品考索》和張俊才《林紓翻譯目錄》^{*6}統計可知,林譯小說的書、篇名,大致可歸納為如下幾種:

首先,以某某“記”或“紀”為名,如:

《英女士意色兒離鸞小記》(原著者不詳,原書名不詳)、《利俾瑟戰血餘腥記》(阿猛查登原著,原書名Histoire d'un conscrit de 1813)、《滑鐵盧戰血餘腥記》(阿猛查登原著,原書名Waterloo:suite de Conscrit de 1813)、《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阿丁原著,原書名Jimmy Brown Trying to Find Europe)、《埃及金塔剖屍記》(哈葛德原著,原書名Cleopatra)、《魯濱孫漂流記》(達孚原著,原書名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魯濱孫漂流續記》(達孚原著,原書名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十字軍英雄記》(司各德原著,原書名The Talisman)、《雙孝子嘔血酬恩記》(大隈克力司蒂穆雷原著,原書名The Martyred Fool)、《恨綺愁羅記》(柯南達利原著,原書名The Refugees)、《璣司刺虎記》(哈葛德原著,原書名Jess)、《三千年豔屍記》(哈葛德原著,原書名She)、《古鬼遺金記》(哈葛德原著,原書名Benita)、《石麟移月記》(馬格內原著,原書名不詳)、《紅篋記》(希登希路原著,原書名不詳)、《天女離魂記》(哈葛德原著,原書名The Ghost Kings)、《女師飲劍記》(布司白原著,原書名A Brighton Tragedy)、《牝賊情絲記》(陳施利原著,原書名不詳)、《鸚巢記》(大衛威司原著,原書名Der schweizerische Robinson)、《伊羅埋心記》(小仲馬原著,原書名La boite d'argent)、《厲鬼犯蹕記》(安司倭司原著,原書名Windsor Castle)、《炸鬼記》(哈葛德原著,原書名Queen Sheba's Ring)、《洞冥記》(斐魯丁原著,原書名A Journey from This World to The Next)、《僵桃記》(克雷夫人原著,原書名不詳)、《滄波淹謀記》(卡文原著,原書

名不詳)、《沙利沙女王小記》(伯明罕原著,原書名The Island Mystery)、《妖髻纓首記》(巴文原著,原書名Carnival of Florence)等。此外,以“紀”為名的有《布匿第二次戰紀》(阿納樂德原著,原書名The Second Punic war)、《拿破崙本紀》(洛加德原著,原書名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parte)、《雷差得紀》(莎士比原著,原書名Richard)、《亨利第四紀》(莎士比原著,原書名Henry)、《亨利第五紀》(莎士比原著,原書名Henry)等。

其次,以某某“傳”為名,如:

《埃司蘭情俠傳》(哈葛德原著,原書名Eric Brighteyes)、《迦茵小傳》(哈葛德原著,原書名Joan Haste)、《鬼山狼俠傳》(哈葛德原著,原書名Nada the Lily)、《洪罕女郎傳》(哈葛德原著,原書名Colonel Quaritch V.C.)、《愛國二童子傳》(沛那原著,原書名Le 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孝女耐兒傳》(卻而司迭更斯原著,原書名The Old Curiosity Shop)、《鬍刺客傳》(柯南達利原著,原書名Uncle Bernac)、《英國大使紅繫蔕傳》(男爵夫人阿克西原著,原書名The Scarlet Pimpernel)、《西利亞君主別傳》(馬支孟德原著,原書名For Love or Crown)、《蛇女士傳》(科南達利原著,原書名Beyond the City)、《西奴林娜小傳》(安東尼賀迫原著,原書名A Man of Mark)、《蟹蓮郡主傳》(大仲馬原著,原書名Une fille du régent)、《奇女格露枝小傳》(克拉克原著,原書名The Thane's Daughter)、《魔俠傳》(西萬提司原著,Don Quixote de la Mancha)等。

再次,以某某“錄”為名,有:

《黑奴籲天錄》(斯士活原著,原書名Uncle Tom's Cabin)、《巴黎四義人錄》(原著者、原書名不詳)、《斐州煙水愁城錄》(哈葛德原著,原書名Allan Quatermain)、《英孝子火山報讎錄》(哈葛德原著,原書名Montezuma's Daughter)、《紅樵畫槳錄》(哈葛德原著,原書名Beatrice)、《海外軒渠錄》(斯威佛特原著,原書名Gulliver's Travels)、《金風鐵雨錄》(科南達利原著,原書名Micah Clarke)、《拊掌錄》(華盛頓歐文原著,原書名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Gent)、《神樞鬼藏錄》(阿瑟毛利森原著,原書名Chronicles of Martin Hewitt)、《天囚懺悔錄》(約翰沃克森罕原著,原書名不詳)、《彗星奪婿錄》(卻洛得倭康、諾埃克爾司原著,原書名不詳)、《藕孔避兵錄》(裴立伯倭本翰原著,原書名The Secret)、《雙雄較劍錄》(哈葛德原著,原書名Fair Margaret)、《黑太子南征錄》(科南達利原著,原書名The White Company)、《殘蟬曳聲錄》(測次希洛原著,原書名不詳)、《哀吹錄》(巴魯薩原著,原書名不詳)、《羅刹因果錄》(托爾斯泰原著,原書名不詳)、《社會聲影錄》(托爾斯泰原著,原書名不詳)、《白夫人感舊錄》(海斯班原著,原書名Monsieur Destrémeaux, roman psychologique)、《金臺春夢錄》(丹米爾、華伊爾原著,

原書名不詳)、《桃大王因果錄》(參恩女士原著,原書名不詳)、《雙雄義死錄》(預勾原著,原書名Quatre-vingt-treize)、《埃及異聞錄》(路易原著,原書名不詳)、《情天補恨錄》(克林登女士原著,原書名不詳)等。

此外,還有以“遺事”、“志異”、“史”或“外史”為名的小說,如《巴黎茶花女遺事》(小仲馬原著,原書名La dame aux camélias)、《亨利第六遺事》(莎士比原著,原書名Henry)、《凱撒遺事》(莎士比原著,原書名Julius Caesar)、《樂師雅路白忒遺事》(托爾斯泰原著,原書名Альберт)、《蠻荒志異》(哈葛德原著,原書名Black Heart and White Heart, and Other Stories)、《賊史》(卻而司迭更司原著,原書名Oliver Twist)、《還珠艷史》(堪伯路原著,原書名不詳)、《賂史》(亞波倭得原著,原書名The Phantom Torpedo-boats)《俄宮秘史》(丹考夫原著,原書名不詳)、《滑稽外史》(卻而司迭更司原著,原書名Nicholas Nickleby)等*7。

從林譯小說的譯名梳理大致可以看出林紓以“記”或“紀”、“傳”、“錄”等定名的小說為多,其中除直譯於原書名外,大都是根據小說內容自己設定的。這種小說名很容易使人聯想起魏晉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說,如干寶的《搜神記》、王嘉的《拾遺記》、葛洪的《神仙傳》、劉義慶的《幽明錄》以及唐代傳奇小說中的沈既濟的《枕中記》、王度的《古鏡記》、白行簡的《李娃傳》、蔣防的《霍小玉傳》、元稹的《鶯鶯傳》、李朝威的《柳毅傳》和牛僧儒的《玄怪錄》*8等小說名。這幾種名為“記”或“紀”、“傳”、“錄”的小說書、篇名在中國小說史上頗多,在清末民初小說中也較為常見。林紓有意沒有直譯外國小說的書名,而是採用中國小說較為常見的書名方式,這對處於外國小說翻譯的幼年時期的中國讀者來說,顯然更易於接受。同時,它也微妙地反映了中國古代小說中“史、傳”文學所佔有的重要位置。

林紓對唐宋傳奇和筆記小說涉獵深廣,他在一些小說書、篇名的設計和潤色上還信手拈來襲用先人。寒光在 林琴南 一文中就曾指出,《拊掌錄》是襲用宋人元懷之的書名;《洞冥記》為郭憲的書名,林氏襲來名斐勒丁的小說;《海外軒渠錄》則借用了呂居仁的《軒渠錄》,只不過加上“海外”二字*9。此外,像《鷹梯小豪杰》(楊支原著,原書名The Dove in the Eagle's Nest),顯然是有意模仿梁啟超和羅普合譯的《十五小豪杰》*10。值得玩味的是《拿破崙本紀》,原書本可譯為拿破崙傳,林紓卻效仿司馬遷的《史記》,將蓋世英雄予以“本紀”之稱。

林譯小說中還有一些和原作不同,屬自擬書名,且多用四字,拼字填詞,譯得十分講究的小說。除《吟邊燕語》和《香鉤情眼》(小仲馬原著,原書名為Antonine,可譯為《安東妮》)外,還有《玉雪留痕》(哈葛德著,原書名為Mr.Meeson's Will,可譯為《米森先生

的遺囑》)、《橡湖仙影》(哈葛德原著,原書名為Dawn,可譯為《黎明》)、《冰雪因緣》(卻而司迭更司原著,原書名為Dombey and son,今譯為《董貝父子》)、《恨縷情絲》(托爾斯泰原著,原書名不詳)、《魚海淚波》(辟厄略坻原著,原書名Pêcheur d'Islande,今譯為《冰島漁夫》)、《恨海疑波》(道因原著,原書名不詳)等。自然,也有和原小說書名接近,譯出一種頗有意境和韻味的小說。像《劍底鴛鴦》(司各德原著,原書名為The Betrothed,可譯為《未婚妻》)和《魚雁扶微》(孟德斯鳩原著,原書名為Lettres Persanes,今譯為《波斯人信札》)便是。以“鴛鴦”譬喻情侶,用“魚雁”代替“信札”,既貼切又文雅。此外,還有的直接套用成語典故,如《以德報怨》(沙司衛甫夫人原著,原書名The Bride of Llewellyn)和《焦頭爛額》(尼可拉司原著,原書名不詳)等。

林紓在《黑奴籲天錄》序中曾寫到他為何沒有直譯原名的理由。他說:“錄本名《黑奴受逼記》,又名《湯姆家事》,為美女士斯土活著。余惡其名不典,易以今名。其中累述黑奴慘狀,非巧於敘悲,亦就其原書所著錄者,觸黃種之將亡,因而愈生其悲懷耳”^{*11}。《黑奴籲天錄》今譯為《湯姆叔叔的小屋》,在清末民族危亡之際,在美大量排斥驅趕華工之時,美國黑奴在殘暴的奴隸制度下所遭受的悲慘境遇自然會引起國人對自國、自身未來命運的思考,“亦足為振作志氣,愛國保種之一助”^{*12}。比起原書名來,林紓譯的《黑奴籲天錄》的書名實在是很精彩,令人感到震撼,同時也有力地揭示了小說的主題。難怪在日本東京的留學生社團春柳社將《黑奴籲天錄》改編成話劇,並搬上舞台時仍沿用了林紓的譯名。林譯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是英國著名作家司各特的代表作,直譯名為《艾凡赫》。林譯以後出過多種譯本,譯名還有《劫後英雄》或《劫後英雄記》等,但似乎都沒有林譯名響亮。

儘管林紓不懂外文,但通過口譯和筆述這種形式竟然譯介了百八十餘種^{*13}外國小說,真可稱為翻譯史上的一大奇蹟。林譯小說涉獵的國家有英、美、法、俄、希臘、德國、比利時、挪威、瑞士、西班牙、日本等國,其中名家名作非常之多,英國有莎士比亞、狄更斯、笛福、司各特、柯南道爾、哈葛德、斯威夫特等;法國有凡爾納、巴爾扎克、大仲馬、小仲馬等;美國有華盛頓·歐文、斯托活夫人等;俄國有托爾斯泰;西班牙有塞萬提斯。過去研究界曾有一種流行很廣的說法,認為由於林紓不審西文,所以翻譯了很多二三流的作品,虛耗了很多寶貴的勞力^{*14}。這一說法過於苛刻,平心而論,不要說判斷小說屬於一流還是二三流本身就是一件難事,即便譯者當時是作為一流作品譯介的,但經過時間的推移,卻只能歸入二三流的情況也是有的;況且即使那些譯介的所謂二三流作品也未必就乏善足陳、無功可論。客觀地說,正是林譯小說是開啓了外國文學翻譯的新時代。在此之前,儘管也有一些外國小說的翻譯,但影響甚

微,不僅數量寥若晨星,質量也並不出色,而且大都隱蔽了譯自外國小說這一事實*15。林譯小說的出現促進了中國傳統小說觀念的深刻變革,也推動了歷來被輕視的小說從文學邊緣走入文學殿堂的中心的進程。魯迅和周作人當年都曾是林譯小說的忠實讀者,他們開手譯介外國小說就是受了林紘的影響,甚至還刻意模仿過林紘的譯文*16。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曾回憶說:“C. Lamb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琴南譯為《英國詩人吟邊燕語》的,也是使我感到無上的嗜味,無形之間影響我最深的一種。我到後來雖然也讀Tempest, Hamlet Romeo and Juliet等莎氏的原作,但總覺得沒有小時所讀的那種童話式的譯述更來得親切了” *17。錢鍾書也曾說過:林譯小說“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遊記》、《聊齋誌異》以外另闢的世界。我事先也看過梁啟超譯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譯的偵探小說等等,都覺得沉悶乏味。接觸了林譯,我纔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麼迷人” *18。可見,在新文學一代作家的孕育和成長過程中林譯小說其功大矣。在林紘譯介《巴黎茶花女遺事》問世百十週年之際,僅從林譯小說的書、篇名設計和潤色來梳理和歸納其特色,揣摩其古文譯述“耳受手追,聲已筆止” *19的瀟灑和斟酌書名時的踟躕也不失為一快事。 ㊦

【注】

- 1) 王敬軒(錢玄同): 文學革命之反響,刊《新青年》第4卷第3號,1918年3月。原文曾密加圈點,引用書悉行刪去。引自《錢玄同文集·第1卷文學革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 2) 劉半農: 復王敬軒書,刊《新青年》第4卷第3號,1918年3月。引自《錢玄同文集·第1卷文學革命》。
- 3) 樽本照雄的相關論文有<林紘を罵る快樂>,原載《清末小說》第28-30號,日本清末小說研究會(2005年12月至2007年12月)、<林訳シェイクスピア冤罪事件>(原名為<林紘を罵る快樂番外編>,原載《清末小說》第30號(2007年12月)、<阿英による林紘冤罪事件 『吟邊燕語』序をめぐる>(《清末小說》第31號,2008年12月)、<林訳「ハムレット」 『吟邊燕語』から>、<ラム版『シェイクスピア物語』最初の漢訳と林訳 「十二夜」を中心に>、<林訳シェイクスピア クイラー=クーチ版「ジュリアス・シーザー」>,以上三篇收於樽本照雄著《林紘研究論集》,日本清末小說研究會,2009年5月。
- 4) 以上詩句引自《全宋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7

月。

- 5) 蘭姆姐弟從莎士比亞詩劇選出20篇,其中《女變》(今譯《李爾王》,括弧內為今譯名,以下同)、《蠱徵》(《麥克白》)、《仇金》(《雅典的泰門》)、《鑄情》(《羅密歐與朱麗葉》)、《鬼詔》(《哈姆萊特》)、《黑瞽》(《奧瑟羅》)為六大悲劇,由查爾斯·蘭姆執筆,另外14篇《肉券》(《威尼斯商人》)、《馴悍》(《馴悍記》)、《學誤》(《錯誤的喜劇》)、《神合》(《泰爾親王配力克里斯》)、《醫諧》(《終成眷屬》)、《獄配》(《一報還一報》)、《環證》(《辛白林》)、《林集》(《皆大歡喜》)、《禮哄》(《無事生非》)、《仙獮》(《仲夏夜之夢》)、《珠還》(《冬天的故事》)、《婚詭》(《第十二夜》)、《情感》(《維洛那二紳士》)、《颺引》(《暴風雨》)由瑪麗·蘭姆執筆。
- 6) 參見馬泰來《林紓翻譯作品全目》(錢種書等著《林紓的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11月)、薛綏之、張俊才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彙編(乙種)林紓研究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張俊才《林紓評傳》(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4月)。
- 7) 以上原著名和原書名均引自張俊才的《林紓評傳》。
- 8) 參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12月)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9) 寒光《林琴南》(中華書局,1935年),引自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
- 10) 梁啟超·羅普合譯《十五小豪杰》,刊於《新民叢報》第1號至24號(1902年2月至12月)。
- 11) 林紓:《黑奴籲天錄·序》,引自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
- 12) 林紓:《黑奴籲天錄·跋》,引自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
- 13) 據馬泰來 林紓翻譯作品全目 統計,林紓譯作總數184種,見《林紓的翻譯》(商務印書館編,1991年)。另有韓洪舉在《林譯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7月)中統計出林譯小說181種。頁53。
- 14) 這一說法多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一書中云“有林紓者,譯小說百數十種,頗風行於時;然所譯本,率皆歐洲第二三流作者”。鄭振鐸 林琴南先生 一文中說:“……他所譯的一百五十六種的作品中,僅有六七十種是著名的……,其他的書卻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譯的”。引自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

- 15) 詳細可參見筆者 “林譯小說” 前的翻譯小說 ,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第48期,1994年4月。
- 16) 參見周啓明 魯迅與清末文壇 ,周作人著、止庵編《關於魯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
- 17) 郭沫若: 我的童年 ,引自郭沫若《少年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3月。
- 18) 錢鍾書: 林紓的翻譯 ,引自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
- 19) 林紓: 《孝女耐兒傳》序 ,引自馮奇編著《林紓 - 評傳·作品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6月。

(LI Qingguo)